

檳城散記

邝国祥 编著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

PDG



陳翼經序

檳城風景好，這是人所共知的。檳城掌故多而且極饒雅趣，那就恐怕知者百人中無一人，而能道其底細者千人中無一人了。最大的原因是沒有良好的參考書。這是檳城人士所共同感覺的一大憾事。

大戰前有一位以卜望 Bookworm 爲筆名的文人，曾出版過一部檳城史話，頗爲英文讀者所歡迎，但戰後竟絕了版，現在要找一本來參考，也很不容易。至於華文方面，則除若干碎錦零篇散見於報章者外，至今尚未有一部比較有系統的纂輯。

這不是說檳城沒有能文之人，能文之人，檳城實在不少；但能寫作而又肯寫作此種屬於「方志」或地方歷史一類的文字的，却不多見。這是無可諱言的。因爲此等作者，第一，必須對當地掌故有極濃厚的興趣，否則誰肯犧牲寶貴的時光，像考古家跑到沙漠邊緣，與野狗爲侶，去從事古蹟的發掘？第二，須熟悉尋找史料的途徑，如太史公那樣，內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外遊江淮，探禹穴，涉汶泗，觀孔子之遺風，然後才能寫成中國正史中第一部偉著。第三，須具歷史眼光，能明察秋毫，將所集史實，加以嚴正的批評和鑑別。第四，須有一枝生花妙筆，能把枯燥無味的材料，寫成活潑生動的文章。

這四大條件具備於作者一人身上，確是難能可貴；惟時中校長

鄺國祥先生，可謂當之無愧。鄺先生博學多聞，專治文史，對檳城掌故，很早就感覺興趣。曾於授課之餘，一面搜集圖書，廣徵文獻，一面稽覽遺物，察勘陳蹟，孜孜矻矻，鋟而不舍地，把檳城開埠以來之名人軼事，考述無遺，成「檳城散記」一卷，凡十萬餘言。

此檳城人士久已期待之參考書也。檳城名勝，將因此書之出，而相得益彰，可斷言也。將來檳城若有「州志」之輯，相信也將以此爲藍本，這也是可以豫料的。其將不經而走，紙貴洛陽，也是可以豫料的，是爲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陳翼經



溫梓川序

廿多年前，我剛離開上海暨大，回到檳城，便供職於我讀小學時代的母校。記得開學的那天，我依時到了學校，才知道校長還沒有來，等了一會功夫，一個身穿西裝領帶、頭戴厚邊硬草帽的人向我走來請益，我抬頭一看，才知道原來是一個約莫二十五六歲左右的，面目清秀的青年。他問我那一位才是教師，並且還向我通問姓名。等到我們互相自我介紹之後，才知道他是鄺國祥先生，是新上任的校長。看到他那副打扮，就很容易看出是當時華南一帶流行的裝束，不難知道他是剛從那裏初到的新客，看他那副形容，就不禁會使人想到舊小說裏所描寫的那一類不拘形迹的白面書生。個子雖則生得並不昂長，却有點翩翩風度。傾談之下，我才知道眼前這個年青人，比我只長了幾歲。却成了我以後相處二十多年的上司，那時我還是個單身漢，沒有家室之累，他却是個結了婚的單身漢子，眷屬留在華南嶺東的一個鄉下。後來我們一同寄宿在學校裏，朝夕相晤，無話不談，感情也就一天一天地融洽起來，他原來是出身於書香世家的，自然線裝書也讀得不少，詩詞古文，都來得一手，所以談吐也很有書卷氣。至於我自己，本沒有什麼特別的嗜癖，空閒時候，除了弄弄筆墨之外，便只喜歡讀讀書，因此日積月累的結果，藏書也相當豐富。於是我住的房子裏，四

壁全是書，頗有李德茂坐擁書城之概。他住在我房子的樓上，俏皮的同事，都開我們的玩笑，說是『樓上樓下，兩房沾光』；語意之間，無非是說我們這兩個書獃子使他們沾光不少。後來相處日久，我又漸漸地知道他精研歷史，他自己擔任的功課，就是歷史，他每每講述歷史或故事，不但學生喜歡靜聽，就是同事，也往往會不知不覺凝神靜聽，他講述時的逸興湍飛，手舞足蹈，的是痛快淋漓；繪影繪聲，又彷彿是他自己曾親歷其境，目擊一切的樣子。如果他的這種說書，記錄下來，往往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可是他從不肯輕易下筆寫作。

相處了一年後，他的眷屬也從中國南來，他也就另覓新居喬遷了。但是我們公餘之暇，還是時相過從，不但成了很好的同事，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次大戰後，大家的生活多多少少都不免走了樣，和平初期，百事待興，因此日常生活也很從容。我雖然進了報館編副刊，但生活一點也不緊張，每日出版四開的兩張報紙，全版副刊也不過四五千字左右，工作真是再輕鬆也沒有，後來報紙擴充了篇幅，日常需要的稿子也增加了幾倍，於是我才需要去向各方面進行拉稿工作。

有一天，我碰到他說，『鄭兄，你可以給我寫一點文章麼？』

『笑話，我那裏會寫文章？我即使寫了出來，也是見不得人的！』他說。

『你別客氣，你一定會寫，你讀了那麼多書，不寫文章則已，一寫一定大有苗頭。』我說。

『老兄，我只會寫公文，寫通告，文章千古事，我倒寫不來的。』他還是那麼固執他的偏見。

『你別那麼說，你講故事，你談天，寫下來的，就是很不錯的文章。』我說，『你如果以為我說的不錯的話，那麼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經歷寫出來，你不妨試試看。』

他到底給我說服了。過了二天他居然給我編的副刊送來了一篇『在三輪車上教公民』；接着他寫出興趣來了，以後陸續給我送來了一部連載的長稿『桃李春風』。

我對他說：『「桃李春風」寫完了，你可以發掘一些本地的富有歷史意味的掌故，而且你自己又是有歷史癖的人，駕輕就熟，攪起來，一定得心應手，有聲有色的。』

『我雖在本地住了十多二十年，但對於本地風土人情，還是不十分透澈了解，恐怕寫錯了，會貽笑讀者的。』他說得是那麼謙虛。

『你太客氣了，自古成功在嘗試，你何必不試一試？』我說，『如果對於這方面的材料欠缺的話，我多少總可以給你幫一點忙的，我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運用這些材料，你要用的話，我倒可以供給。』

他聽我這麼一說，却沉默了，他的沉默使我悟到他是要嘗試一下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過了幾天，他竟送來了一篇『橫島春秋』作了記述本地文物的一個很適當的開始。以後，他每星期總給我送來一篇這類性質的稿子，這樣孜孜矻矻地絲毫不苟且地，寫呀寫的寫了二年多，足足寫了八九十篇光景，頗吸引了不少讀者的注意和興趣。

『老兄，你這些文章，應該彙集起來出單行本的了。』我對他說，『讀者對你的作品很喜歡，有很多人來信催你出版單行本。』

『分量太多，不知怎樣下手才好？』他坦然說。

『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嗎？』我說。

『可是我却沒有那麼多時間重新整理這些稿子。』他說。

『那末，我給你定一個範圍，然後你在假期內依照這範圍自己去選一選，這比較簡單得多了。』我說。

『那好極了。』他說，『過二天我把全部稿子送給你去決定吧。』

『用不着，這些稿子我全部貼存好了。我花半個月時間也給你選一選。然後我們參照一下，才決定目次。』我說。

『那末書名呢？』他說。

『暫定「橫城山水人物」好不好？』我說。

『好極了，好極了』，他連聲說着。

『這部稿子印行了以後，存下的幾十篇稿子，另外再選一個集子也可以的。』

就在一個春假以後，他果然給我送來這一部書稿。

『我修改過的地方你看一看對不對？』他說，『我新添了不少材料，因為時移事易，有些文章在今天看起來，反覺得有點不對了。』

我翻開原稿一看，只見滿紙都是修改的痕跡。

『你可以給我寫一篇序嗎？』他說。

『我一向不寫這種文章的。』我說。

『你應該給我寫的，這部書之所以能成為一部書，完全是由於你鼓舞我嘗試。』他說，『現在我倒要你試寫一篇序了。』

『我們相處在一起的時間太久了，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序起來可真不知該從那裏序起？』

『你別客氣吧，你就把我怎麼會寫起文章的經過說一說就很好了，這篇序無論如何，你是義不容辭要交卷的。』他很誠懇地說。

這次，振振有詞的是他，沉默無言的反而輪到我了。

於是，我就不揣譴陋寫成了這樣的一篇不倫不類的東西，就當作序吧。

溫梓川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風雨中



陳翼經序.....	1
溫梓川序.....	1

第一輯

橫島春秋.....	2
-----------	---

第二輯

極樂寺.....	12
升旗山.....	17
阿逸依淡的蓄水池.....	21
千二層.....	24
過客眼裏「紅毛花園」.....	28
蓮花河.....	32
廣福宮.....	36
關仔角.....	41
大鐘樓.....	45
占梅崗.....	48
青龍廟.....	51
海珠嶼與大伯公.....	55

香花海角·····	59
雙溪檳榔·····	63
環遊檳島·····	66

第 三 輯

萊特上校·····	70
關於曹亞志·····	77
最早的著名華僑·····	81
清代的檳城華僑·····	85
清代駐檳領事外傳·····	90
張弼士其人·····	97
鄭景貴其人·····	108
『錫鑛大王』胡子春·····	114
謝增煜逸事·····	118
東西南北老人·····	121
鍾樂臣先生的生平·····	127
清政府行文檳領密探孫康·····	131
陳新政先生的言論·····	137
吳世榮與黃金慶兩先生·····	142
孫中山先生與檳城·····	147
黃花崗之役與檳城·····	154
檳城兩高僧·····	158
法空和尚與世界動物園·····	162
檳城僑賢逸事·····	167
檳城人瑞曹順元先生·····	172
檳榔嶼的馬來人·····	178

第 一 輯



檳島春秋

居住本城的我們華人，有歷代相傳數世於茲的，也有來從故國，住上數年以至數十年的。我們生斯長斯，對本城的歷史地理，以及風土人情，耳聞目見，大家都多少的認識，說來慚愧，不佞居住此間，彈指光陰，也已過了二十餘年了！『人是地之子』，我們對這恩深覆載，和氣如春的『慈母』，不期然而然地發生出自然孺慕的深情，爰不揣煩瑣，纂竊陳篇，蒐集本島零星史蹟，並周咨父老，採錄遺聞，綴成『檳島春秋』。

本城未開闢之前，全島到處荒涼，人烟稀少，那時島上居民，僅有少數的中國人和馬來人，總計人數才五十八名，（筆者按；檳城未開闢之前，僅有五十八人之說，係出自卜克望氏所著檳榔嶼開闢史。一說則謂萊特登岸時，帶士卒百人，所登岸之處，僅有馬來土人五十二人，其餘皆森林云。）他們大都居住在丹絨道光一帶，過着孤島單調的捉魚生活。他們再也夢想不到榛莽荒廢的島嶼，百數十年之後的今

日，會變成這麼繁華的熱鬧都會，東方的樂園。現在我們住的市區地方，在當時大半還是低窪地，俗稱『濫壩』，上面野木叢生，蚊蚋遍地，現在的街名如：沓田仔、港仔墘、海墘路、鹹魚埕等，顧名思義，總還帶着低窪水濕的氣味，往年遺跡，依稀可辨，偶逢高潮，汕頭街一帶幾成澤國，猶可想見當日情狀之一斑。

到了一七八六年七月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英人萊特氏，與吉打蘇丹，訂立了割讓檳榔嶼的條約，每年以西班牙幣六千元給蘇丹。於是萊特帶領水兵，於八月十一日中午，在今舊關仔角登岸，就在關仔角那裏，舉行隆重的登陸典禮，正式宣佈進駐檳榔嶼；於是用吉打運來的亞答，建築亞答屋、掘井、設幕。首先開闢關仔角的樹林，由是披荆斬棘，遂定下了本城今日的繁榮的基礎。

檳榔嶼雖為彈丸之地，但名稱紛歧，為南洋各埠之冠，當萊特氏舉行開埠典禮時，即宣稱：『今日佔據此島，名檳榔嶼，今稱威爾斯太子島』。而檳榔嶼市鎮則又名為喬治鎮，這名是用以紀念當時英王喬治三世的。中國政府公文書則稱檳榔嶼。粵人或稱之為『新埠』，閩人則多依據馬來人的稱謂，稱為『丹絨』，而Penang譯音，有譯為『庇能』的，日本人則譯為『彼南』，海國公餘錄則譯為『碧潤』，愈益典雅。或又稱之為『檳城』，那又如星洲巴城，像中國內地城市的名稱了。其他如檳島、檳江，那又是墨客騷人所自撰，畧似『東海之寶石』與『東方之樂園』等名稱，為東西遊客讚美之辭，不是檳榔嶼專用的名稱了。

海國公餘錄載：『檳榔嶼又名母呵老王子島，母呵老，黑人也，本巫崑由種，元末入英，拜英王行母利第三為誼父，英人始知有南洋各島，以其名名島，蓋不忘母呵老之功也。清代魏源所著的海國圖誌，則說檳榔嶼即島夷誌畧的勾欄山，明史的交欄山』；這些名稱，都是荒遠無稽，不足徵信。

本嶼位於馬六甲海峽之北端，距新加坡凡三百六十哩，全島長十五哩，闊九哩，面積一百零八方哩。市鎮的位置為北緯五度二十五分，東經一百度二十一分，本島全島之土地，均屬花崗岩質，但有許多區域，由於花崗岩的分解，而成沙質堅土，鋪蓋地面，其上復加了一層可資耕種的沃土，或厚或薄，視地帶而有別。事實上島上除市鎮附近的土地為平原外，其餘多屬花崗岩質山嶺，造成甚多狹小的谿谷。因為土地均屬花崗岩質，山嶺雖多，但沒有商業上有價值的礦物，如錫米等的出產，與馬來半島其他各地不同。

關仔角那裏，有一座像城的古堡，由外面看去，極像一座矮城。到關仔角遊玩的人們，多以為悟出檳榔嶼之所以名為檳城的原理，是因為有這座古城的緣故，說來似乎極合道理。按關仔角的古堡，英人稱為康華麗斯堡（Fort Cornwallis），『FORT』字譯為中文則為『堡壘』，與城字異。這堡壘是萊特氏佔領本嶼後所建成，用以駐兵，兼作辦公處所的，是一座檳城最古的建築物，其所以名康華麗斯堡者，是紀念第一任印度總督康華麗斯的緣故。到了現在的輿圖典籍裏面仍沿用之。民間指為檳城，蓋附會耳。往日著名檳榔嶼的前輩，或許也如現在的我們，以古堡當古城，而誤撰出檳城的名稱來，亦未可知！

英人開闢檳榔嶼的目的，本想在這裏建立一海軍根據地，直到開埠後二十五年，才發現本島缺乏造船的木料，不能供建築軍港之用。開埠之主要目的，可說已告失敗，而吉打蘇丹之願意把檳榔嶼讓與英國，其目的則為希望獲得英人的援助，藉以防衛鄰邦——暹羅。因為吉打當時似藕斷絲連的暹羅屬土，而事實上也未得達其目的。

檳榔嶼自一七八六年開闢以後，雖不能成其建築軍港之目的，但商業之發達，人口之演進，殊有一日千里之勢。到一七八九年，出入口貨之總價為西班牙幣八五三，五九二元，至一八零四年前後即升至

一，四一八，二零零元。而人口也由一千名左右（一七八八年的人口），增至一萬二千人（一八零四年的人口）。但自一八一九年以後即入於靜止狀態中，其後新嘉坡一經開埠，檳榔嶼即遇勁敵，其貿易額漸漸衰落。及至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馬來諸邦歸英國掌握之後，情勢才變。

一八零五年，檳榔嶼新政府才成立，除設布政司外，還有參議員三人，和官員十一名，開闢新嘉坡的萊佛士，當時也以東印度公司的初級商務員銜，任檳榔嶼助理秘書，年俸一千五百鎊，本嶼吾華人在國際上最負盛名的辜鴻銘先生的上祖辜禮歡氏，即是首任市政廳參議員三人中之一人。

本嶼最初的法庭，是在華蓋街（Farquhar Street）與蓮花河（Leith Street Chaut）之轉角，那所房子是萊特的寡妻馬典娜的。其後才在現今法庭毗鄰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法庭。第一任的法官為狄更斯氏（Mr. Dickens）。至於檳城監獄，在接任萊特氏的麥唐納時期，監獄的設備極其簡單，僅設有不通風的幽室二間，位於市中區，一八零七年，政府監獄才遷至美芝街（Beach Street）之內巷，本頭公巷之南。

本嶼最初的醫院是設在北海岸，即今東方大旅社之原址（E.&O. Hotel）。市區一帶實為沼澤之地，亞洲籍民聚居一隅，污穢不堪。即歐人也雜居於低溼地，蓋欲與市廛接近之故。十八世紀的醫學，尚不能應付一切熱帶病症。當時因市鎮地位與環境之不良，人民之死亡、疾病，倍見增加，尤以吾華人為甚，而歐人亦不免，古塚纍纍，給予我們以可驚的證據。由於疾病叢生，故看護極感缺乏。其最令人驚異的事實，為當時平議會之會議錄裏面，有一條議案，建議因停泊港內各船隻中，病者過多，擬調罪犯充當看護呢。

閱者諸君，或者會懷疑在下說的，或有過甚其詞之處，當開闢之

初，原是不必一定要這塊低溼的地區建築市場，爲甚麼不另找高爽的地區呢？諸君有所不知，開基人萊特氏，在檳城開闢後第八年就死了，草昧之初，或許料想不到有這樣的情形。繼萊特氏爲檳榔嶼首長的麥唐納少校，是一位幹練多才、赤誠服務親民的良吏（李斯爵士的獎詞），他本建議在今馬六拜飛機場附近的地方峇都烏本（Batu Uban），建築市鎮。那裏的地區較高爽，建築住宅最爲理想。但終不能實現。他這種搬遷高爽地區之議所以失敗的原因，一則因爲當時公路未闢，搬遷甚是困難。二則因萊特氏初抵檳城的時候，爲吸引各色人民遷居這塊濃蔭遍野，人跡稀少的小島起見，乃用鼓勵的方法，特許日後闢地之民，給予地契，以事耕耘，使鄰境的人民移殖來此，共效披荆斬棘之勞。這政策迅即見功，致所有公家土地均經撥出，蕩然無存，遂致不留後日地步，以待將來發展了。因此本城開闢後之十五年間，政府幾乎全無公共屋宇之興建，因爲那時縱使有建築的計劃，也沒有適當的地基。在華蓋氏（Farquhar）任職期間爲建築官舍，沒有辦法，只好向史谷德氏（James Scotch）借地以建。史谷德是萊特氏之友，故能獲得新開闢的檳城商業上的優越地位，擁有令人驚異之巨產。

由一八零七年起，政府才計劃開闢公路數條，設置橋樑，通至內地。當十九世紀初年，喬治市各街道，盡爲沼澤之區，已如上述，後來才徵用一部份監犯，逐步修築及敷設溝渠，每當雨季，才免步履艱難之苦。

本島人口，最初僅五十八名，開埠以後，居民逐漸增多，至一七八八年，已增至一千名左右，其中五分之二爲華人。到一八零四年，檳榔嶼被升爲印度第四省區時，人口已達一萬二千人了。以後逐年增加，到戰前已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六十人，其中華人數占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四人；自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五一年，五、六十年間，本島人口，都是馬來人比中國人多，其比例約爲三與二之比，此後中國人逐

年增加，比率年年增高，到一八六零年時，華人數目已超過馬來人一萬名了。到近年，吾華人數，約多巫人四倍。全部華人中，以閩人爲最多，約八萬餘人，占二分之一弱，廣府人，約占四分之一，計共四萬餘人。潮州人數居第三位，約三萬人，客屬人數居第四位，約二萬人，第五位爲瓊州人，約爲五、六千人。其他如：福州、福清、廣西，及其他又次之。

本城工部局所管轄之屋宇，戰前大約爲一萬六千餘間，每一屋平均住十人或十一人之譜。年來建築屋宇業務勃興，新建屋宇很多，屋宇總數當近二萬間了。

本城吾僑社團，約兩百餘單位，其中最早成立者爲謝氏宗祠，成立於前清嘉慶六年辛酉，與大伯公街的大伯公廟建築廟宇同時。到如今已一百五十七年了。其次爲五福書院，成立於嘉慶二十四年，與萊佛士開闢新加坡同時。第三爲嘉應五屬會館，創立於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上述社團均爲成立於百年以前，其原日地址，均接近關仔角：蓋爲開闢之初，最先建立街區之地。譬如五福書院（今牛千冬商務校址），其原日地址，就是現在義興街那所古色古香的慎之學塾（按慎之爲鄭景貴之別字，景貴歿於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元一八九三年，故現時之五福書院地址，其搬遷時期當在一八九三年以前，惟建築完成時期爲光緒二十二年。），其他如平章會館（成立於同治，確實年未詳）、潮州會館、曾氏宗祠三省堂、惠州會館、及邱氏文山堂等，俱成立於七、八十年之前。到光緒十七年，即一八九一年，可說是檳城社團成立年，各社團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的共三十一家，爲歷年之冠。其次則爲一九三七年，共計一十五家。社團中以同宗關係而組成爲家祠之類的，以邱姓爲最多，計有七所。其次爲林姓，計有六所，再次陳姓，計有五所。

按本城社團成立時期，參考各家紀錄，多未能盡合，蓋月深歲久，

人事變遷，團體源流，每缺記載，幸讀者原而教之。

檳城最早的報紙，爲西報威爾斯太子島公報，創刊於一八零五年，後又改爲檳城公報，即今所謂『牙塞西報』。而亦果報則創刊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次爲光華日報，成立於清宣統二年。現代日報，則創刊於民國廿五年十月十日，星檳日報則創刊於民國廿八年一月一日。

已停刊之報紙，計有在民國九年成立的南洋時報，民十一年成立的華僑日報，民十五年成立的中南晨報，民十九之檳榔嶼小報，民廿一之國民週刊。二次大戰後，先後成立者有中華公報，一週間，超然報、北斗報、商業報、新生報等，惟均先後自動停刊。

檳城領事館成立於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元一八九三年，前後計共一十二位領事，首任領事是張弼士，廣東大埔人，館址設在今之土庫街金獅藥房（中國銀行對面），第二任張煜南，第三任謝春生，第四任梁碧如，張謝梁三公，均廣東梅縣人，第五任戴欣然，第六任戴淑原，父子相繼，原籍廣東大埔，第七任楊念祖，江蘇上海人，第八任謝湘，廣東東莞人，第九任呂子勤，鄂人，第十任黃延凱，廣東梅縣人，第十一任葉德明，江蘇人，最後的李領事，湘籍，則爲第十二任的了。

檳城中華總商會，爲光緒廿九年（一九零三年），張弼士戴欣然等所籌設，閱書報社則成立於宣統元年，一九零九年，其中英文名稱皆爲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定，其英文名爲 The Philomathic Union 意爲互相好學，發起者爲吳世榮、熊玉珊、黃金慶、陳新政、邱明昶等二十五人。該社在清末鼓吹革命甚烈，光華日報、鍾靈中學、福建女學，都是這社所產生，有功文化，良足多云。

極樂寺成立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初築成大士殿於山麓，名曰極樂寺，到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本嶼僑紳張弼士、張煜南、